

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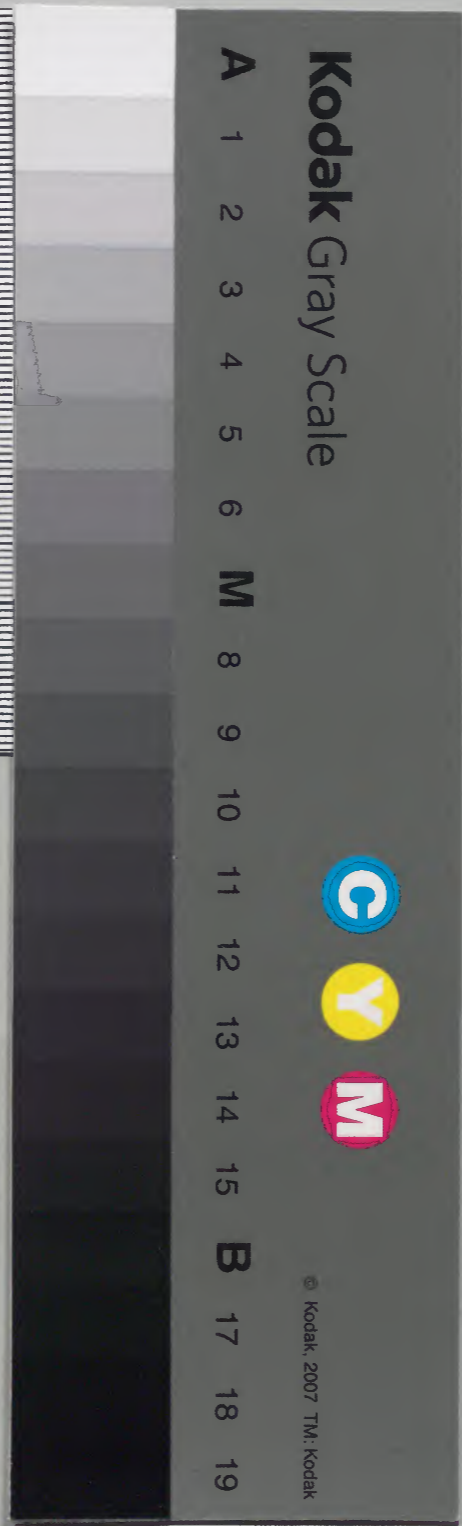
番外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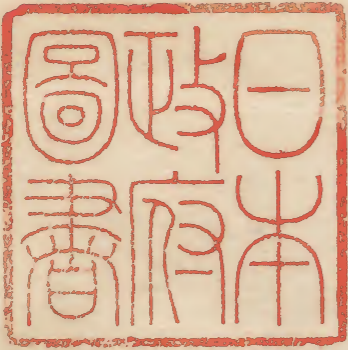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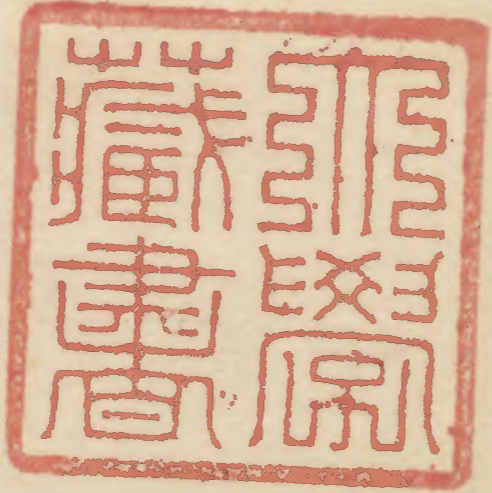
			三	漢書門
		九	三〇	
一	二	五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三	三	
〇	〇	
函	函	
一	一	
五	五	
冊	冊	

集選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5
冊數	12 (3)
函號	360 99





詞意酷似
司馬遷答
任少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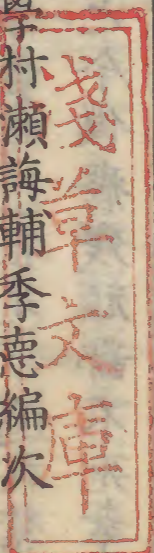
續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柳宗元子厚著

後學村瀨誨輔季惠編次

◎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
跼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



俱是寓言

陳病中所需
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疥時到幽樹好石輒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



蔡本無足
下以下語

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
累所望止此宜為當道見憐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
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

廣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四

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敢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顧瑞屏評。嗚咽淒悵。不減月下胡笳。令人腸斷者也。

蔡方炳評。在貶謫中。不能無抗慨悲歌意。而子厚語特淒楚。不堪有譏其言之不廣者。不知他人貶謫。或非其罪。則在已有復燃之思。在人。有代為不平之況。子厚自知不可以有僥倖。安能故為放達。以失罪人怨艾之道。未可以不廣譏之也。

<p>以火鼎入為文之也。木下以不與鼎之也。</p>		
---------------------------	--	--

○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
 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
 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
 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
 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

續唐書卷之四

四

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分疏二層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
無之而分疏三層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分疏四層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
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
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
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

至言極論
此即近世
所譏假道
學也。聖人
之道不益
于世。用觀
明末尤信

為。此直是世間無用之人。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
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綏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
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
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
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
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
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
非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

廣晉宋八家文讀本

卷四

五

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有此一轉方見不可因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難而阻求士之念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一意夾發極為明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一段之結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信哉舍得士而外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無以副公卿之望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將文章章士之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抑也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法也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

漸牽引入
末段章法
蛛絲馬跡

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庸俗安能知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文古今一轍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下推美京兆父子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將文章一揚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將文章一揚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未獨采取何如耳宗元以下自述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

讀書天八家文讀本

卷四

一字品題
千秋莫易

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自信之言知文章利病去。年以下又推美吳子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治。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又歸到京兆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

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又收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能。眊眊然騷擾。内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住。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

續唐書卷之八十一 雜傳 卷四
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鬱結。以下各念已意。
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
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
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
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自叙家世。伏後段意。
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
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
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
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

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
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
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
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
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
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
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蔡方炳評薦賢三難。誠屬通論。其流愈下。直以薦

黃唐史八家之讀本 卷四

賢為分外事。鮮有留心及此者。又安問吾知與不知。知言與不言。聽與不聽哉。習為土木之形。以為享高官厚祿之術。在是求士得人之意。君不以此期臣。臣不以此報君。撫時增感。能不嘆息。至文章為末。以言舉人。固是因末操本。然世之所尚乎文章者。抑又末之末矣。故文章益不足以觀人。而固守不知變。有掄才之名。無掄才之寔。且奈何讀之。令有心斯世者為之嗚咽。末段寫無聊困悴之况。其為嗚咽。更不待言矣。○逐段中自為提綱。自為分疏。或詳或略。忽轉忽宕。間架極清。而格法極變。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粗。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粗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口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以下全是學。李斯不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水。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學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瑰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擊考。下十三个皆可以破子。敬無不可。三字文勢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西子之里。惡而贖者。皆可以當侯王。出將山西之冒沒輕儇。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駸。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荆川評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

張侗初評。子厚致書詳論石乳事。中論物性精密。粗疎不同。但餌之有足以怡情者。有足以傷氣者。見子敬不可不慎。所以餌之者。未推開言天地間。物產不能盡良。由土地有異性。故生物有異品。

Blank spac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年時。此時既言皆沮然。眇眇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辨。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
 睨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

續唐書卷之四

卷之四

續唐書卷八十八
卷四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訥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登起則嚶嚶。

詭詭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

續唐書卷八十八

卷四

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證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西事
者無毫末差矣喻切中病根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
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始號於
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全自國語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
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
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
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

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
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
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亦自國語變來並列恩仇兩端却以一句結之
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
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
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
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
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
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

承得欲而
忤向又行
出此段政
覺非此不
惕

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
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
得欲而忤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
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
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
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歡流聲
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
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
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
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

甚。

樓迂齋評曉警深切詞氣勁拔開閣曲盡其妙所
恨太厲聲色
黃東發評此子厚達理之言文亦精妙
盧元昌評大凡尊信異端者其自據極堅服氣小
事篇中攻擊發揮衝突銳入使李睦州因壘而降
矣
姚北垞評但知信書不求得師此最是世俗大病
但此等人迷悶不醒復諫自是與之言必用射馬
擒王手段使之神喪氣沮而後吾言可入書中扼

續唐書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要。只學琴學書二段。而前之濟師城下。後之背親。與讎一段。張吾之鋒。滅彼之敵。不如此。文字不得力。似亦從枚生七發中來。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大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行于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懼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

名理筆芒
前無堅壘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

正大

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大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徐文昭評。根據聖賢。排黜僊家。具見骨氣。不獨詞調之工已也。朱清谷評。道壽則壽。道夭則夭。子厚之所見。亦偉。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宋書卷之四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
疑之未及收拾者多矣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
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大尉事。最
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
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
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
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
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
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

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
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
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
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
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
其逸事有狀。

朱清谷評讀此具見子厚揚善表微。慙懃無已之
懷。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
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隴。雖有蕪
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
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剏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

知此然後
可以懸衡
文字

讀書人...

...

二字作轉語活

為當時駢儷者發

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以此見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眾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我賊文史。挾其子厚文好刻畫即此等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

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合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王荆石評。詳觀諸書論經。不如論文之確。蔡方炳評。議論最醇。當得理。格局亦整齊。入時。

宋文公集卷之四
上國公館新書命題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蘇文忠公集卷之四

○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
然矜貴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
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叙近來禁錮益
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
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
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
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
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金聖嘆評。細讀其通篇筆態。並不是寫自家不肯輕易為人作序。亦不是寫今日獨肯為廖秀才作序。乃是刻寫當時無一人不要其作序。今則更無一人要其作序。以為痛憤。蔡方炳評。子厚處憂讒畏譏之時。自不應輕以筆墨示人。况今昔炎涼之異乎。謂其辭痛憤。誠痛憤矣。却謂此是子厚實話。

此段答推避之說

轉出岸生收上起下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

數轉如珠
走盤

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為。但
趨趨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
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
勵。足下不宜
儲同人評揚韓優劣。定于此矣。韓柳二公。惟相匹
故交相知。惟相知。故交相推。必謂文人相輕。亦見
其一耳。

得此一層
翻得更新
文氣更雄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滲漉之具。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古。人不能以是必信。

讀唐文八家文讀本 卷四 三十三

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甚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咄咄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

翻出新論
可開拓學
者心思
王參元亦
當願解

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錄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願曾之養其為樂也。

讀唐書卷八十八 賈島傳 卷四

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
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言。盧元昌評。意似創出。議極中理。非子厚不能為此
蔡方炳評。駭而吊。是人情之常。駭者轉而喜。吊者
更以賀。是超乎常情之外。然駭而遽喜。太覺唐突
中入疑字。一層便有波折層次。

道器不相
離之旨發
得最透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
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
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
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
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
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
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
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應前結束

唐荆川評。子厚此論。全是從國語得來。

儲同人評。道為總名。官有定職。守道不如守官。政
欲人守職。以合乎道耳。此論最善發明聖言。其曰
傳之者誤也。與隸也不力。一例看。

清高宗評。韓愈曰。道與德為虛位。夫事有萬矣。而
一事各載一理。得乎理之至善。即協乎事之時宜。
成為行之中正。符於性之自然。而名之曰道。故曰。

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別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歧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 羆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云持弓矢。矚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儲同人評。作偽者。當汗下。○不善內。而恃外。權門尤甚。其為人。猝搏挽裂。腦腐骨爛。於鼎鑊間者。時

時有之。而前轅甫敗。來軫方道。可慨也。

...

...

...

...

...

○好說鵲

有鷲曰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攬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

一結凄然

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鵙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鵙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鵙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機。

茅鹿門評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

文亦可以刺世矣。

<p>文書所以傳世者</p>		
----------------	--	--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一篇生發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語奇而扞山。而侷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

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應。一。筆。作。關。鎖。方。不。覺。其。散。漫。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
 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轆。却暑與兩者蓋。敬而
 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處。錯。落。成。文。
 若蚤引馬而宜御乎物。若轆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
三。語。盡。行。世。之。道。
 成乎禮。若軾險而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
 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
雖方圓。並舉却側。重圓。一遠。
 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
此孔子處。
 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
 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
 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
立言主意。
 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徐文昭評。千巖萬壑。風風雨雨。
 蔡方炳評。車以制。有一弁具。則無以盡車之用。然
 其所以行遠者輪也。故以圓為說。楊君疑焉。是以

有第二書以暢厥旨。越以圖為譜。故其美。儲同人評。豔富蒼堅。兼國語考工記之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子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抑。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言。未能類以。起能類者。}比義會。年長疾作。鴛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攬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

二典三謨
見其簡矣
未見其整

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
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
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
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
者。自已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
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擊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
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
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

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
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
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
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
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
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
特盛。本之三代。泱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
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茅鹿門評。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

可概見矣。

蔡方炳評史並稱遷固。此序似抑遷而揚固。非也。並稱者論史法。此之抑揚者以漢文之壯麗言。且採之班固書中所載而類者耳。遷書所載多左傳國語戰國策之文。子厚既非國語則左傳國策諒亦非其所好。故連類而抑之。然左國及國策之文皆儒生各聘所長。惟漢文則天子詔誥羣臣奏疏俱多。關係政治得失。宜為子厚所取也。

○揚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兼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

感慨繫之

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凡有此者
皆氣質之
偏也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盧元昌評子厚諷其宜官京師已久而乃與遷客
流人同居瘴癘諷謂邪實自悲也
儲同人評起勢極重悲涼激楚浦雁嶺猿已下遂
累累如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語若莽莽
而其精足
以守之其
氣足以行
之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挫抑
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
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
食肉厭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坳野
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
天下之窮眊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
之耶積于中得於誠往而復成在其內者也彼告而
復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
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

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

○三十八

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
可。見。遠。大。之。業。具。于。學。問。之。中。
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
可。見。仕。為。濟。物。之。藉。文。為。求。仕。之。途。
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
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
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
頃。不。得。
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與太平賢
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于下
達於上苟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
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
結。法。果。異。
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歸震川評大機局。此子厚所謂不能琢削引筆行
墨快意者也。
蔡方炳評。至天下者當知稼穡之艱難。宰天下與
治一方者當知小民之疾苦。世皆何不食肉糜一
輩。此草野疴癢視同隔膜也。想呂君是世家子弟。
故以能知貧苦立說。雖然有恤民之志者。雖富厚
之子亦知之。無恤民之志。雖身從貧苦中來。一居
富厚却忘之矣。讀此文可知入仕金針。

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疊上歌字出序
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可歌。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遠
蔡方炳評間架極清楚。後人學其間架却便板。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文士二字伏後段獨孤與已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把自已說來奇橫枕慷寒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大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點滌生色處

點滌淒涼處

又慰藉他一番

鋁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為右
 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
 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
 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
 躑躅不振。豈其直釣而釣。懷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
 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
 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
 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
 聞焚舟而克。手劒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
 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

境之耻。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
 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顧瑞屏評。呼吸聯絡。首尾一線。

不從其道
必不能淡
于名利

此段纔是
送浩初通
篇議論布
勢至此語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
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
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

語相應如
疾風捲籬
奇快無比

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
也。

儲同人評。柳長于辨。一帶辨擊。即劍拔弩張。鋒不
可犯。

林西仲評。韓柳二公良友。責善同中有異。異中有
同。均以不詭於儒為主。子厚之嗜佛。曰不為耕桑
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之闢佛。及其
貶于潮州。稱大顛。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因與之游。
亦非去儒以從其教也。惟有退之之見。然後可以
闢佛。有子厚之見。然後可以嗜佛也。

金聖嘆評通篇似與退之辨難殊不知都是憑空起波前嗜浮圖言與浮圖遊二句如棋之勢子中二大幅如下棋後入浩初如棋劫也

尚同入... 佛... 思... 以... 能... 而... 者... 山... 捨... 也

數語足盡佛門行徑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遊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歸震川評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捷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以佐世抑中復揚以起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句少排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

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措語似規。
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
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余始得
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瀰水。窮
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
極。安得不馮豐隆。想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盧元昌評合孔氏老氏為一家。古無是學也。子厚
規之深矣。一結亦自寥廓。
儲同人評。凌雲飄渺。佳在尾聲。

處處是本
色語

雲代上加
得一謂字
方爽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山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
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
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
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
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
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志。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
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驚嶺。角
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
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

收羅最活

微嫌多使事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
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
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
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
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
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
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
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術。宣滌疑滯。然後
茂衣袂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
歌詩。以焜耀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

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徐文昭評。昌黎贈暢之序。正而大。柳州送暢之序。
澹而真。

越前 柴田清堅高甫校正

<p>...</p>	<p>...</p>	<p>...</p>
------------	------------	------------

